

# 一碗豆汁

□任家范



《黑黑的沃土》版画 郝伯义

我上小学二年级时,每到夏季午后放学,会先跑到同屯的姥姥家一趟。说是顺路看姥姥,肚子里其实盘算着别的小九九。

姥姥从不截穿我。见我进门了,就躬着腰下炕,趿拉着鞋片儿,去碗架子够个半大的碗,转身走向下屋棚子的角落。用不了一分钟,两手就端着满碗的豆汁,来到我的面前。我双手捧过来,呼哧带喘地一仰脖,咕咚咕咚几口,就喝干了。那股畅快的酸甜感,比纯粹得有些咸腻的甜,更能引人流口水。凉爽是从嗓子眼滑到肚里的,舒服到心坎上。

那时候,孩子们喝不着像样的饮料。乡里的供销社或小卖部,也没有现在这样种类繁多的果汁或乳制品。虽说也有附近镇上产的一种小瓶汽水,可住在屯子里的孩子们,一年到头也喝不上一两回。大人很少领小孩儿上街,而孩子自己的兜里又空空的,即便三五成群跑到街里玩,也没想过买汽水喝。再说,想了也白想,哪淘弄两毛钱去?可不如今,校园里随便拎出个小学生来,兜里都可能有三五十的,兴许还揣着更多。

各家日子过得紧巴着呢,多数孩子没穿过线衣线裤,小点的孩子甚至裤衩都不穿。平时家里油盐酱醋钱儿,都是年初预算琢磨好了的,谁家会轻易给孩子零花钱?学杂费两元钱,是开学初一次性缴的,有些人家怕孩子贪玩丢了的,要亲自到学校跑一趟或托人捎给老师的。能到小孩儿手的钱,都是大人根据老师要求的文具数量,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塞在书包里的,千叮咛万嘱咐,要论“分”掐算着来的:买一根麻子铅笔一分钱,一块橡皮二分钱,一把小刀或田字本七分钱,哪个孩子敢想一角八分钱的汽水喝?

天气热的夏季,低年龄段的班级由高个男生轮换着值日,每天负责到学校的井台去摇辘轳,把拔凉拔凉的深井水,用铁桶

抬回来,放到教室的一角。谁渴了就过去舀一缸,咕咚咕咚地灌进肚子,抹着嘴角的水珠回到座位上。有时,老师从家里带点儿糖精来,惹得孩子们贪喝了一些,跑厕所的人就多了,安静的教室走马灯似的热闹了起来。当然,这种事,几乎都是淘气的男孩子干的。

到了闷热的季节,粮食有点余光的人家,会把节俭下的小米和黄豆,做成豆汁来解暑。我的母亲在时,家里每年会做两三次。每次做成,大人们手把着眼瞧着,限着量分给孩子们喝,勉强够喝半个月或二十天左右。母亲病故后,我家再没做过豆汁,我只有隔三差五地跑娘家去,才能解嘴馋。

姥姥做的豆汁,和母亲做的味道一样的。用的是同样的配比和制作方法:将小米和黄豆,按照三对一的比例搭配,到队上的磨坊碾成粉,或去豆腐坊磨成水沫子;回来放在二盆(其实,是口径近一米的大型泥瓦盆)里,用烧得滚开的水烫成糊状,接着掺凉水搅拌到比豆浆稍稠一点点儿,然后放到炕上发酵;等盆里透出浓浓的酸味后,搁到灶上的大铁锅里熬开,放入适量的糖精调匀;再放在阴暗处凉透了,豆汁才算做成了。

豆汁都放糖精的。那时白糖是凭票买的,乡下供给的量更少,平时舍不得用,老人孩子闹个小毛病或来个客(qié)啥的,吃药解苦或冲杯待客(qié)的糖水,才拿出来使用。现在想来,大人们真不容易,总是精打细算,得想出许多新花样,熬豆汁、摊煎饼、蒸青果、做糖稀(甜菜熬的,稠度蜂蜜样的糖),把清汤寡水的苦巴日子,过得敞亮而有奔头,甚至是轻快、活泼、惊喜的。要养大一帮孩子不说,还要让孩子们感觉到日子是甜的。起码在小孩儿的眼里是有滋味、有情趣的。若到谁家去玩,人家给碗豆汁喝,说明两家关系处得瓷实,或认为你是懂规矩受待见的孩子。仁义、礼节、本分,是大人衡量孩子品行的重要标准,你像样儿才被重视和善待。那种亲切是暖肝暖肺的,邻里浓浓的乡情,甜在心里,比豆汁要超出多少倍呢!

我总觉得发明豆汁这种甜品,是穷给人逼出来的智慧。不仅孩子们爱喝,大人也乐此不疲。逢上谁家的父母,被队上安排在场院或屯子附近的田里干活,趁着歇凉的功夫,要扛着锄头或甩着鞭花,走回各自的小院,美美地来一大碗,那种神情爽气,好像灵丹妙药,浑身上下似乎添了使不完的劲儿。据岁数大的长辈说,清

现在想来,大人们真不容易,总是精打细算,想出许多新花样,把清汤寡水的苦巴日子,过得敞亮而有奔头,甚至是轻快、活泼、惊喜的,让孩子们感觉到日子是甜的。

朝和民国就有这东西了。这一据说,没准还会把豆汁出现的时间,再往前推回去几个朝代呢。不管怎么说,物质贫乏的农耕年代,豆汁给了一代代乡下孩子无限的满足和惊喜。

站在今天的饮食文明看,豆汁也称得上无公害的有机品:天然、绿色、实惠、环保,绝对是应该倡导和推广的健康饮料。说它实惠,不仅是成本低廉,制作方便,更指在解渴避暑的功效外,还有充饥腹的作用。

依稀记得,每次姥姥给我端豆汁时,舅妈会看舅舅几眼。我后来理解她的眼神了。表兄弟姊妹五六个,每天喝豆汁也是看管着的,随着便喝,估计一盆可以延续半个月的豆汁,两天就全造光了。我来了,是凭空又多了张嘴,等于在她的儿女嘴里夺食啊!可她从来什么也不说,即使比我小的表弟表妹,也不跟我争抢。脸上很少有乐模样的舅舅,看我喝豆汁时,会笑着说:慢点,慢点!舅妈也会说:这孩子,怕谁抢似的。

小孩子也不注意个吃相啥的,喝完

了,还把舌头伸在碗里划拉一圈,碗底儿倒是比刷的还干净。舅舅又笑了下,一挥手说:快滚吧!我回味起来才懂得,他们的平静和笑意里,有对我这个外甥的喜爱,没妈的孩子让舅舅心疼啊!他的挥手里,藏着沾亲带故的心痛,似乎还有快点儿子走开,眼不见为净的无奈。毕竟舅舅家也不富裕,除了搭帮几顿饭,喝几碗豆汁,再没能力帮我什么了。大人们总是忙得很,好像有干不完的庄稼活儿,没有精力跟小孩子扯闲白儿,我在心满意足后,也巴不得跑出去野野,就乐呵呵地“滚蛋”了。

后来,舅舅得了尿毒症。姥姥禁不住舅舅离去的打击,一年后也猝然离开了。舅舅带着表兄妹,日子也变得狼狈起来,再不怎么熬豆汁了。经历了几个亲人陆续离去的我,一下子长大了许多。都说

“外孙是姥姥家的狗”,我有啥吃啥的“狗日子”结束了,不再把嘴挂在姥姥家了。

那代乡下孩子,不像城里孩子见识的那么多,除了过年,糖葫芦是很少看到的;冰棍是糖精和水冻成的,纯粹是“冰”的棍儿,没有丁点儿奶味,硬邦邦的,稍不留神硌掉牙;屯里的大人们从不喝茶,小孩儿更没有碰过那种有点儿苦涩的东西;用醋、糖精和水勾兑的“酸皮汤”(酸梅汤)喝过几回,可自酿的老醋味不正,也不是很甜,没法跟甜糖香浓的豆汁相比。

老北京“前门情思大碗茶”,东北乡下有“农家小院甜豆汁”。普通的小户人家,除了每家都会遇到的生老病死之外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经历,印象最深的,多数是平常的小走动、小关照,送一件旧衣裳、三两句问候或一碗豆汁,看起来都是鸡毛轻的小事儿。这些亲戚间零散的帮助和赠予,或乡邻间的你来我往,都是发于心的爱怜,没有交易的斤斤计较与等着回报的索求。一切的付出,都是朴素的、细碎的,不能用价码计算,也无法计算得清的。这些事,一件件堆叠在过去的时光里,厚重得像亲妈做的大棉袄二棉裤,暖意是实诚的。尤其落魄和困顿时的帮衬,带来的精神慰藉,仿佛烹制得色鲜形美味纯的佳肴,回忆里弥漫着大块朵颐的惬意。曾经灰头土脸、乏善可陈的旧时光,因凝聚着回味绵长的人情味,格外地熨帖、明亮和珍贵,是人性最温暖的部分,必须怀着感恩的心。

我跟一个哥们说过豆汁的故事。去年他从乡下亲戚家带回些,打电话说要送点儿给我品尝,我虽人在酷暑难当的南京杭州转,不能从千里之外赶回来享用,可心却是甜丝丝的清爽和愉悦。我的童年里,那一碗豆汁,始终以香馨而甘醇的味道,润泽地萦回在唇齿之间,是脑海里永久的念想。

我想再来一碗豆汁了!



扫码  
关注  
《天鹅》

## 小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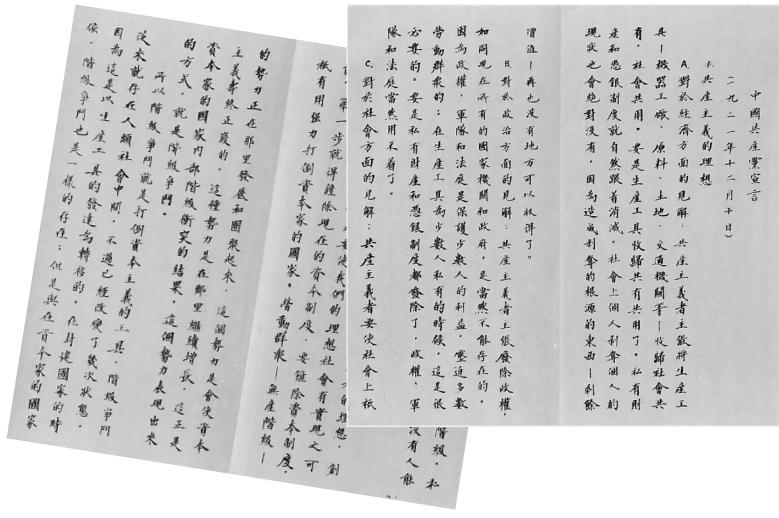
□杨维兵

### 龙江故事

《中国共产党百年文献百卷文钞》,这是付俊来自自己设计的献礼工程,这是一个老党员对党忠诚的独特表达方式。

# 信仰的力量

□尹景羽



信仰,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,也是人生行为的支柱。我的朋友付俊来,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力量。

老付要从建党95周年开始,在宣纸上书写100万字的《中国共产党百年文献百卷文钞》,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庆典之际,向党献礼。目前他已经完成了50多万字的书写和装裱。

老付出生在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乡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,这使得儿时的他就有了自己的爱好:读书、写字、吟诗、写作。父亲是小学教师,被打成右派又对党忠贞不贰。

我羡慕老付的毅力,老付说,是父亲为他的人生染上了党旗一样的鲜红底色。

老付小学三年级时爆发了文革,父亲考虑到他在学校只升级不读书,小学和初中曾两次让他回村里劳动读“社会

大学”。要说这付俊来也算个奇人了,聪慧异常又善于琢磨,农村刨“苞米碴子”又累又慢,他就琢磨用机械代替。后来他听到在糖果厂用手工包装糖果的小伙伴抱怨劳动强度太大,就突发奇想,搬来书本硬啃,凭借在学校学工学到的机械制图原理和一点翻砂铸造技术,找来秫秸瓢子做糖果模型试验。鼓捣鼓捣,竟然设计出一个“滚筒式糖果包装机”草图。他初生牛犊不怕虎,冒昧地给当时的国家轻工业部写了一封信,寄去图纸,尽管创意很大胆,草图很“业余”,轻工业部还是很正规地给他回信给予支持和鼓励,并把他的设计图推荐给全国科技大学。

1977年恢复高考,当时的泰来县委领导亲自安排他到县一中补习。高考录取时,他坚持学习轻工机械,谢绝了齐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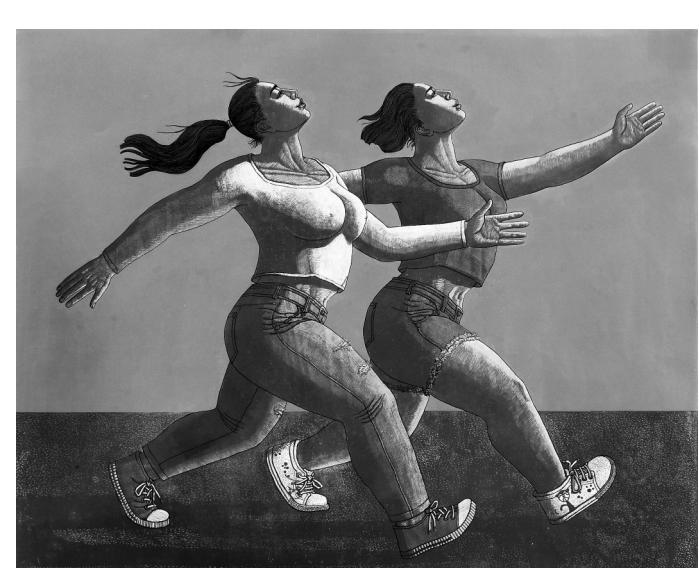
哈尔和哈尔滨师范院校的录取,提出到哈尔滨轻工学校继续学习轻工机械专业。他找到了省招生办,虽然他谁也不认识,但最后省招生办等四个部门破天荒地联合发文增加一个名额,他竟然奇迹般地拿到了哈尔滨轻工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“没有人抽我一支烟,没有人喝我一杯茶。那时候办事,不用托人,不用请客送礼,没有潜规则。不然像我这样一个农村愣头青,兜比脸都干净,能一步步走出来吗?”老付所经历的这一切,使他一直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在工作。我想,他坚持用5年时间,呕心沥血书写百年文献百卷文钞,根基正在于此。

《中国共产党百年文献百卷文钞》,这是付俊来自自己设计的献礼工程,这是一个老党员对党忠诚的独特表达方式。

# 那一年,我十六岁

□潘云丹

《心有梦想》  
版画 张伟

闲暇之时,我将最近几年参加马拉松比赛得到的奖品及证书搜集整理一番,全马和半马的奖牌加起来竟有几十枚了。老爸在一旁感叹道:“唉,记得你小时候得的那场病吗?当时我和你妈都愁坏了,哪成想你能像现在这样又能跑又能跳的啊!”老爸的话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十六岁那年的春天……

当时正读高一的我,突然在一天早晨起床时下肢沉重发软抬不起来了!接下来短短的两天时间里,我的双腿往上延伸到胳膊,四肢逐渐麻木不听使唤。父母请来县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中医为我诊治。他做完检查后摇摇头,语气沉重而委婉地表示:还是马上到大医院去看吧,千万别耽误了。

父母各自匆忙跟单位请假,收拾了一些随身物品,带我去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,这是当年在佳木斯地区比较权威的一家医院。去那儿看病的患者非常多,挂号之后要排队等两天时间才能看上病,我们于是住到了医院的招待所。母亲单位的一位同事叔叔通过熟人,找到该院神经科的主任医生为我做了全面检查,初步确诊为“神经根炎”——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的病症。主任的意见是先住院,边观察边用药,然后再和其他医生会诊,研究下一步治疗方案。

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,我每天上午躺在病床上打点滴,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敲打窗棂,时间一分一秒地在寂寥和焦灼中流逝。下午还要去附近的中

医院进行针灸,诊室在二楼,抬头望着那又窄又陡的楼梯,我的心里暗暗发怵。上楼、下楼的阶梯一层又一层,父亲把我背在身上,母亲在旁边小心帮扶着。那时我的身高已超过一米六,体重也近一百斤。别说上厕所,就连平时每走一步都要父母两人同时搀扶,而且他们不敢有一星半点儿的疏忽。如果遇到踩在脚下的地面凹凸不平或是碰到小石子一类的东西,我整个人就会一下子摔倒在地——病情严重的时候每天摔个几回是常有的事。

同一个病房还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

的女孩,碰巧的是她的病情和我正好截然相反,叫做“舞蹈症”:就是胳膊和腿总在不停地舞动,停不下来。她高高的个子,长得也很漂亮,爱说爱笑的。印象最深的是她脚上穿着的一双黑色丁字皮鞋,老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。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,更羡慕她那来自自由的身姿。想到自己的病不知什么时候能治好,甚至将来能不能站起来还是未知数,不禁黯然。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,张罗着要去商场给我买那双鞋。我阻止了她,说不急,等我病好了再一块儿去买,大小肥瘦也好合适。那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张海迪身残志坚的励志故事,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我想:即使将来真的站不起来了,也要像她那样乐观、顽强地面对疾病,做个热爱生命、奉献社会的人!

大约一个多月以后,我的病情逐渐地开始好转:迈步时两条腿可以抬得高一些了,整个身体行动起来也能找到重心,感觉快多了。恰好天气也开始变得晴朗、温暖起来,父母经常扶着我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步。心情好了,精神也随之振作。那段日子特别喜欢唱歌,几乎把从小到大所会的歌曲全都唱了个遍。

一个暖日融融的下午,我们一家三口正漫步在街边的林荫路上,迎面走来了姐弟两人,看上去大概也就十几岁的模样。他们高高兴兴地边走边吃着什么,到了近前才看清每人手里拿着烧饼和榨菜。我的目光立刻粘在了他们手中的吃食上:那黄橙橙的烧饼,酥酥的外皮,分

明看得见正冒着的热气儿。我咽了下口水,说:“我要吃烧饼……还有榨菜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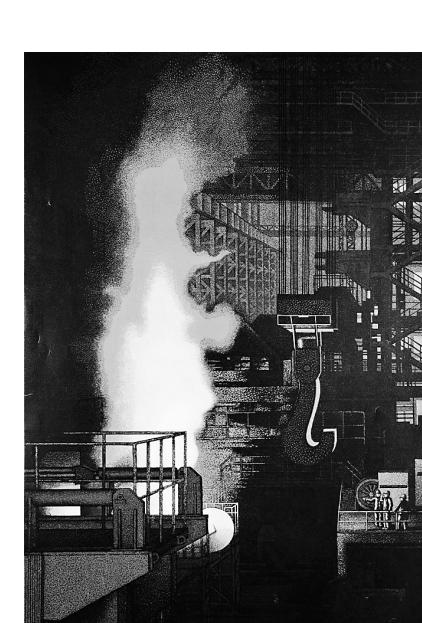
已经年过五十的父亲听了我的话,就像领到了圣旨,说他就去买,让我们娘儿俩先找个地方坐下等着,然后快步向那姐弟俩走来的方向奔去。

时间足足过去了两个小时,父亲终于拎着几个热乎乎的烧饼和一包榨菜回来了——由于走得急,通红的脸上满是汗水……后来才知道由于不熟悉道路,父亲绕了好远才找到那家烧饼店。时隔这么多年,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烧饼。

半年后,我的身体完全康复,重新回到课堂。凭着自己的刻苦与勤奋,我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拥有了稳定的工作。

后来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,当我有了美满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,我更加珍惜健康,珍视亲情。每天除了完成工作、照顾好家人之外,利用业余时间锻炼健身已成习惯。十几年前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,我连续多年参加黑龙江户外百公里徒步大赛,取得了良好的成绩。近几年我又成为了一名马拉松运动爱好者,每年都要跑上几场全程及半程马拉松。运动让我虽年龄渐长却依然充满活力,也使我得以在忙碌而充实的生活中愈加乐观和自信。

曾经折翼的翅膀,更向往广阔的蓝天,也更懂得自由翱翔的可贵。十六岁那场病痛的经历,无疑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;而一个烧饼的香甜,无论何时回想起来,都会让我暖上心头。



《梦·焰》版画 孙铁成